

“高句丽”一次（关于书籍版本），“新罗”2次，“乐浪”4次（均为考古书籍）。

但在《鲁迅全集》中谈到韩国的，还有多处是张叹凤没有提到的，其中有的内容甚至更重要。我们来作一个考察：

（一）早在1903年，鲁迅到日本留学次年写的《中国地质略论》中提到：“蕴藏矿物以是代为最富。（10）纪之见于中国者，自辽东半岛直亘朝鲜北部；虽土质确萃，不宜稼穡，而所产金银铜锡之属，实远胜于他纪诸岩石，土人仅耕石田，于生计可绰有余裕焉。”^[10]“（10）纪”指寒武纪。鲁迅谈到寒武纪时期从中国的辽东半岛到朝鲜北部，虽然土地贫瘠，不能种植庄稼，但是矿产丰富，人们只要耕石田（指开矿），就不愁生计了。

（二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18年左右鲁迅写的一篇生前未发表的文稿，即《随感录》。在这篇手稿里，鲁迅因看到几篇韩国爱国志士的文章，产生了强烈的感想：值得多谈几句。鲁迅一开头就说：

“近日看到几篇某国志士做的说被异族虐待的文章，突然记起了自己从前的事情。”^[11]这“某国”，据《鲁迅全集》注释为“当指朝鲜”。根据文章内容分析，确实明显是指朝鲜。当时这“某国”已经亡国，而鲁迅回忆自己在街上看到清政府训练新军的时候（1900年前后），该国还没有亡国，根据周边国家情况分析，鲁迅文中已经排除了波兰、印度和越南，而且有爱国者流亡在中国的，就只能是指朝鲜。

鲁迅又说：“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境遇和时势或年龄的关系呢，还是别的原因，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，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。波兰印度，文籍较多；中国人说起他的也最多；我也留心最早，却很替他们抱着希望。其时中国才征新军，在路上时常

遇着几个军士，一面走一面唱道：‘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，……’我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，背上渗出了许多汗。”^[12]这里鲁迅是说，中国又何尝不是跟印度波兰一样被侵略被奴役呢？鲁迅说的“那时候”，中国正在训练“新式陆军”，证明是甲午海战失败后那几年，也显然就是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，即1898年到1902年。

鲁迅还说：“那时候又有一种偏见，只要皮肤黄色的，便又特别关心：现在的某国，当时还没有亡；所以我最注意的是芬阑斐律宾越南的事，以及匈牙利的旧事。匈牙利和芬阑文人最多，声音也最大；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的小说；越南搜不到文学上的作品，单见过一种他们自己做的亡国史。”^[13]这里就明显提到了韩国，而且明确说“只要是皮肤黄色的，便又特别关心”。也说明了1900年前后时韩国不是鲁迅“最注意”的國家的原因：一是当时韩国还没有亡国，二是韩国向世界发出的声音不多，也不大。

鲁迅接着说：“听这几国人的声音，自然都是真挚热烈悲凉的；但又有一些区别：一种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，……一种是絮絮叨叨叙述些过去的荣华，……末后便痛斥那征服者不行仁政。”^[14]这里鲁迅说的“几国人”，应当是包含韩国人在内的。因为语境已经回到写文章的时候了。对“某国志士”即韩国志士发出的声音，鲁迅肯定他们是“真挚热烈悲凉”的，其中也包含“希望光明”和讴歌往昔荣华这两种倾向。

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，鲁迅对韩国问题其实是一直在关注的，只是在韩国还没有被日本并吞的时候，因为更加关注波兰印度越南等国，韩国没有成为“最注意”的对象。而1910年以后，直到写文章的1918年前后，韩国志士们在中国发出